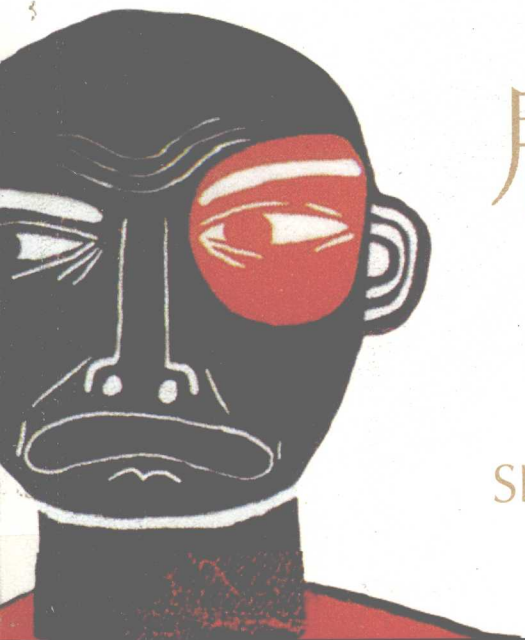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阿尔巴尼亚] 德里特洛·阿果里 著 By Dritëro Agolli

郑恩波 译



居辽同志 兴衰记

SHKËLQIMI DHE RËNIA
E SHOKUT ZYLO

重现经典 MODERN CLASSIC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阿尔巴尼亚] 德里特洛·阿果里 著 By Dritëro Agolli

郑恩波 译

居辽同志 兴衰记

SHKËLQIMI DHE RËNIA E SHOKUT ZYL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辽同志兴衰记/[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著;郑恩波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9.6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Shkëlqimi dhe rënia e shokut Zyllo

ISBN 978-7-229-00825-3

I.居… II.①阿…②郑… III.长篇小说-阿尔巴尼亚-现代
IV.I54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4771号

居辽同志兴衰记

JULIAO TONGZHI XINGSHUAIJI

[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 著

郑恩波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陈 黎 苏俊祯 李 严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25mm×1280mm 1/32 印张:9 字数:195千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

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在《居辽同志兴衰记》中，一切都带有讽刺味道，一切都得到美妙的均衡。但是，这种均衡不是靠臂膀支撑的。这是一颗用花瓣裹着的炸弹。阿果里是一位配得上获得全欧洲荣誉的作家。

——法国《费加罗报》

德里特洛·阿果里通过《居辽同志兴衰记》这部讽刺小说，与尼古拉·果戈理赫赫有名的喜剧《钦差大臣》竞美比肩。

——《费加罗报》

米兰·昆德拉出版长篇小说《玩笑》五年之后，《居辽同志兴衰记》一书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了，这两本书在讽刺性方面很相似。

——法国《新观察》杂志

居辽是一个用话语吹起来的皮囊，趾高气扬说大话的人，伪君子，也许他道貌岸然，但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

我们可别忘记指出这一点：居辽不只是存在于一个国家，他存在于许多国家，既存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存在于社会制度不相同的国家。

——法国《欧罗巴》杂志

《居辽同志兴衰记》是介于契诃夫、卡夫卡、索尔仁尼琴之间的一部优美、严厉、文学味道浓郁的芭蕾舞。

——意大利《晚邮报》

阿果里出版的这部《居辽同志兴衰记》丰富了世界文学。

——德国《新时代报》

作者对全部事件赋予很高的音调，很少有什么作品能像这部小说这样流畅。这是一部读过之后难以忘怀的小说。谁想了解阿尔巴尼亚的生活，了解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应当阅读这部讽刺小说。

——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

《时代》——

在阿尔巴尼亚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阿果里，采用一种细致入微的讽刺、幽默和诚意。他清晰地说明：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阿尔巴尼亚，而且存在于全世界。

——德国《小联盟报》

在阅读《居辽同志兴衰记》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你会想起俄罗斯的那些讽刺作家。

——德国《戴斯特和维泽尔报》

不克博会议于去年，德国同时举行，德国之和平，

。德国同时

志系《巴罗姆》图志——

一陆同公署以公平，于夫千，夫所提于个是《居辽同志兴衰记》

。最著者陆同公署和平，和平，美利坚

《时代》译大意——

译序：我所了解的阿果里

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都对《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这两部阿尔巴尼亚老电影耳熟能详，可有谁能记得这两部片子的作者竟然是阿尔巴尼亚当代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一连担任过二十多年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的德里特洛·阿果里呢？

四十五年前，笔者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阿果里才三十岁出头，刚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毕业回国，在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任记者。文学对记者来说，犹如母乳对婴儿那么重要，阿尔巴尼亚绝大多数的记者都具有很厚实的文学功底，他们写的通讯、特写，都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很有可读性。阿果里的文章尤其是这样。

然而，我觉得，阿果里一生事业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上千首喷发着泥土芬芳的诗歌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阿尔巴尼亚人民历史与时代命运的大量小说中。迄今为止，他共出版了《我上了路》、《山径和人行道》、《迟到的朝圣者》、《半夜记事本》等15部诗集和《梅茂政委》（拍成电影时取名《第八个是铜像》）、《带炮的人》、《杯里的玫瑰花》、《居辽同志兴衰记》等十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多部中篇小说。

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当代四大诗人之首（另外三位大诗人是伊斯梅尔·卡达莱、法道斯·阿拉比、泽瓦希尔·斯巴秀），泥土诗歌的鼻祖。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长诗《德沃利，德沃利》一问世，就震动了阿尔巴尼亚诗坛，仿佛在富有优秀传统的阿尔巴尼亚诗海的上空亮

出了一道绚丽的彩虹。一个地方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在外乡人看来，可能平淡无奇，有时甚至显得有失风雅。但是，在热爱家乡的诗人眼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却都具有特殊的风韵和异常的魅力。阿果里的故乡德沃利的山水草木，就赋予诗人特殊的灵感和情愫。那清澈甘甜的河水，连绵起伏的山峦、狩猎场、猎狗、大鹏鸟、乡间婚礼、农民的舞姿、闲不住的手，在别人看来也许平常而又平常，但在阿果里的笔下，却是那样的富有生机，那样的令人心醉。诗人把一切都捧上了美的仙境，赋予它们艺术的内涵和情趣。现在，让我们品味几段芳香扑鼻的诗行：“我要奔赴连绵起伏的山冈，/再到地平线上留下我的脚印；/我愿意和猎手们一起去打猎，/在狩猎场上比比枪法该多开心！/在那里，大鹏鸟展翅拍击苍穹，/猎狗沿着脚印把野兔追寻……”“我爱我的妻子，/她具有健壮的体魄，美丽的灵魂！”“……我愿痛饮杯中的烈酒，/让它辣歪我的面腮和双唇。/我和德沃利人一起跳舞，/一直跳到夜半更深。”“我喜欢德沃利人的婚礼，婚礼上——/苹果吐清香，/肉饼香喷喷。/姑娘们挺起胸脯翩翩起舞。/院子里，她们的脚下扬起烟尘。/这是用辛勤的汗水赢来的婚礼，/怎能不载歌载舞欢庆幸福的时分！”阿果里就是这样把自己对故乡的儿女般的深情同对祖国深挚的爱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倾诉了对人民的痴情和对祖国的赤诚。全诗感情炽烈浓重，抒情灵活自由，形象奇妙鲜活，语言生动活泼，民俗风情光艳照人。这些均得到读者、文艺界乃至国家高层人士的高度评价。一连多年，在全国城乡的诗歌朗诵会上，《德沃利，德沃利》总是作为大轴子为朗诵会增添格外的光彩和震撼力。

那时候，阿果里的创作正处于第一个高峰期。1974年秋天，他又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1400行的抒情长诗《母亲，阿尔巴尼亚》。（不久，诗人在此基础上将它又扩充为3000行的单行本。）这是一首迄今为止阿尔巴尼亚诗歌史中最长的抒情长诗，是一首极富感情色彩、多声部的交响诗。阿果里以罕见的坦诚和独特的细节，赋予生活

中的重要事件以鲜明的特色，使全诗高亢激越，轻松流畅。全诗的每一节、每一段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出来的，具有深邃的意义。诗中的每一部分内容，都与一定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息息相关。浓缩了的政治势态、社会风情与历史的真实面貌融合得非常协调。这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抒情史诗，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感染力，然而并无丝毫政治说教意味，显示出诗人非凡的艺术造诣。阿果里的这首长诗是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的一座高峰，完全可与19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的大诗人、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伊姆·弗拉舍里的代表作《畜群和田原》相媲美。这首长诗问世之前，阿尔巴尼亚当代第一大诗人被公认为是伊斯梅尔·卡达莱。而在长诗问世之后，诗坛的第一把交椅，便顺理成章地让给了阿果里，三十年来，没有谁有资格取代他。

如同阿尔巴尼亚大多数文人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一样，阿果里从走上文学之路那一天起，就是在诗歌和小说两个园地里同时打开场子的。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我就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往昔岁月的风声》中的一些篇章，觉得他的短篇颇有契诃夫小说的韵味，而1970年在《十一月》文学期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梅茂政委》，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大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部长篇以大众化的朴素而生动的语言，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撼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深广而巧妙地描绘出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阿尔巴尼亚广大军民战斗和生活的绮丽画卷，准确地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社会矛盾，隐蔽地烘托出烽火连天、江河呐喊的时代气氛，细致而深刻地再现了在共产党人启发、引导和组织下，人民群众由分散的不觉悟的个体力量变成有觉悟有组织的革命队伍的完整过程，从而突出了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作用。正因为如此，《梅茂政委》便成了阿尔巴尼亚以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的精品。

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在于作者能否塑造出几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阿果里在这方面是很有艺术功力的。《梅茂政委》中的政

委梅茂·科瓦奇，医生波洛沃，营长拉波·塔班尼，都被作者写得活灵活现，极富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拍成电影，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之后，这些鲜活可爱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可信，简直都成为读者和观众的知己或亲人了。这也是这部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受到人们普遍欢迎和很高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审视，我尤其喜欢《梅茂政委》的灵活而不松散的结构艺术。它通过七名战友护送梅茂政委的铜像进村时一路上的回忆，将战争岁月的风云，令人荡气回肠的往事，以及政委的可歌可泣的战绩，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使作品的情节极具弹性。

不过，真正使阿果里名声大振，获得欧洲乃至世界声誉的作品，还是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由新闻记者演变而成的作家，一般是既具有政治家的政治素质，又具有文学家的艺术修养。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阿果里就以极为灵敏的政治嗅觉洞察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里某些官员表里不一、脱离群众、追逐名利的丑恶表现。他深刻地认识到：搞得不好，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葬送在这批官员的手里，于是他便怀着一个作家的勇气和真诚，创作了向两面派领导者发出警告的话剧《第二张面孔》。此剧引起了一些教条主义“批评家”的非难，但是，成熟的阿果里并没有动摇，他觉得话剧《第二张面孔》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剖析尚欠深刻。随着形势的发展，阿果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加深，这样，他便在70年代初创作了向沾染了官僚主义习气，思想意识和作风急剧蜕变的干部击一猛掌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需要强调的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特殊的政治形势下，阿果里能够洞察到，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些干部正在变质，可能走向反面这一客观现象，是需要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无私无畏的勇敢的。这一点正是阿果里独有的可贵之处。小说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界同行的赞扬，发行量很大，第一版就印了21000册，后来又再版多次，并且很快被译成了法文、德文、

意大利文、俄文、希腊文、保加利亚文等多种文字。在这些国家出版后也非常畅销。评论家称阿果里是20世纪的果戈理，赞美他具有可与卡夫卡、昆德拉比肩的艺术才华，至少代表了当代阿尔巴尼亚文学一半的成就。还应当指出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讽刺的目标是那种官僚主义干部，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这一点上，阿果里与某些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是绝对不同的。

阿尔巴尼亚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居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蜕化变质的典型形象，像居辽这样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道貌岸然、夸夸其谈、所作所为全被名利思想所主宰的官老爷，在我们国家里也是不难见到的。因此，让我国读者熟悉一下居辽这个典型形象，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文学种类应具有多样性的角度来思考，我国当代文学领域里，讽刺幽默小说尤其长篇小说是相当缺乏的，赏读这部《居辽同志兴衰记》，我国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可以得到很大启发，因为这部讽刺幽默长篇的艺术含金量很高，得到不少世界文学大家的高度评价。我相信，擅长向各国进步文学学习、汲取营养的我国作家，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一定会有更高、更新的领悟。因此说，这部小说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讽刺幽默文学，将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

我非常喜爱《居辽同志兴衰记》这部时而让我捧腹大笑，时而又叫我悲喜交加的小说，阿果里同志老早就将它寄给了我，我也非常愿意立刻就把它翻译出来，让我国读者也能像译者一样享受到赏读这部名著的快乐。现在，在重庆出版集团的鼎力协助下，这一良愿很快将变为现实，阿果里同志和我本人要向这家口碑甚佳的出版单位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衷心的感谢。

众所周知，近十多年来，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者朋友也许要问：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阿果里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在人民群众当中特别是文艺舞台上占有何种地位？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了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我的这位良师益友，前不久，我利用在阿完成

一项特殊任务的机会，多次与他以及其他老朋友会晤，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为人和为文。现在，我要骄傲地告诉大家：在我执笔为文的五十年中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阿尔巴尼亚，我从来都未见到一个能像阿果里这样受到社会各阶层如此衷心地拥戴和高度地信赖，面对任何狂风暴雨、惊涛骇浪都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气节的作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代表劳动人民的作家。

十多年来，阿果里作为一位勇猛的斗士，一刻不停地战斗在剧变的狂风暴雨中，非但用浓重而略带忧虑的笔调写下了成百上千篇短小精悍、挥洒自如的杂感、随笔，而且持续不断地发表和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歌、小说、寓言。这里我们不妨按作品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列一下阵容：《德什达库》（长篇小说，1991）、《迟到的朝圣者》（诗集，1993）、《奇事与疯狂》（寓言集，1994）、《时间的乞丐》（诗集，1995）、《神经不正常的人》（短篇小说集，1995）、《赤身的骑士》（长篇小说，1996）、《来一个怪人》（诗集，1996）、《先辈的心灵》（民歌选，1996）、《魔鬼的箱子》（长篇小说，1997）、《关于我父亲和我自己的歌》（长诗，1997）、《自由的喷嚏》（杂感、随笔集，1997）、《往昔岁月的风声》（短、中篇小说集，1998）、《半夜记事本》（诗集，1998）。

出生于德沃利贫苦农家的阿果里，一生始终与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这一点犹如一条长长的红丝线，贯穿在他的全部作品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作品，激荡着欢乐、喜庆的调子，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蕴藏着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深思远虑的忧患意识。诗歌《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我落到这步田地，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而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湿漉漉的表皮剥落的墙壁中间惨度时光。”“我觉得房舍正在流出毒液，/时刻我们都在互相传毒致伤……/我不知这毒液从何处而来，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见那毒液在我们的衣服上流淌。”“我觉得这个国家将彻底毒化，/毒液将把地基腐蚀得百孔千疮。/到头来地动山摇变成地震，/魔鬼将发

出狂笑，露出龇牙咧嘴的凶相。”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大批工厂、企业倒闭，社会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农村青年也大量外流，出国打工。据阿尔巴尼亚官方材料披露，目前仅在意大利和希腊打工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就已超过50万。大量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流落在异国他乡，繁重的农活落在了妇女和老人的肩上。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阿果里极大的关注：“在城市远郊的村庄里，全部的井泉都缺水告急，/它们的龙头已经干枯，仿佛飘散出东西烧糊了的气息。/天上一朵云彩慢慢地化掉，/恰似海番鸭的鸽色羽毛轻轻飘移。/”“出国谋生夺走了全部的青年男劳力，/只有很少的老人劳作在河后边的田地里。/小麦和大麦等着他们去收获，/举目向那铅灰色的云彩望去。”（《乡村即景》）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不由得想起了立在被秋风吹破的茅屋前呼天唤地的老翁。噢，难怪阿尔巴尼亚文学界的同行称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的杜甫呢！

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阿果里那农民一般的纯朴、兄长待小弟弟一样的亲切、老祖母待孙子孙女似的温慈。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阿果里的言行中体会最深的一点，还是他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那种纯真深挚、始终如一的友情。

人在青少年时代对某国、某人、某事产生的良好印象，往往会影响他一辈子。阿果里青年时代在列宁格勒上大学时，与中国留学生王崇杰结识为友。当时二人友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四十多年来每次与我相会，讲不了三五句话，他准保要询问王崇杰的情况。话语虽然不多，但是，从他那亲切温和的声音里和慈祥含蓄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待王崇杰就像待自己的亲兄弟似的。我想，他与王崇杰结下的友谊，大概就是他的感情世界里的中国情结之源头吧！

1967年9月至10月，阿果里作为《人民之声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第一次访华。回国后写下了长篇通讯《从松花江到长江》，在《人民之声报》上连载。这是一篇感情真挚动人，充盈着智慧与才气的美文。与他人秉承上级的旨意，高调地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迥然不

同，阿果里巧妙地避开了“文化大革命”，而对哈尔滨、新安江的工人和沙石峪的农民作了详尽的惟妙惟肖的描述。很显然，阿果里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直说，只能采取躲着走的做法。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时许多阿尔巴尼亚记者的文章，我们不能不被阿果里的聪明所征服，也不能不被他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的宝贵精神所感动。如今，他人写的那些赞美、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通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唯独阿果里的这篇《从松花江到长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被人们所珍藏、所喜爱。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中阿两国关系出现了曲折，但阿果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始终没变。据我所知，他是阿尔巴尼亚高层人物中公正地对阿中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予以积极评价的开明人物之一。讲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特别再提一下他于1991年在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党中央落后的对外政策时讲的一段十分真诚而中肯的话：“……我们开始咒骂所有的国家，超级大国和强国，落得在欧美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落得只与毛泽东在一起。1976年我们准备把毛泽东也抛弃掉。中国开始开放和面向欧洲与世界，我们便把她抛弃了。这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心理，一种受苦受穷的心理，友好的国家不应该面向富裕的欧洲，因为欧洲传染我们得病。我们的领导毁坏了同面向欧洲的友邦的关系。”当时劳动党的领导和许多党员的思想还处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还很不理解，甚至持有偏见和敌对情绪。阿果里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从这番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阿果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且也领略了他对中国、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实实在在的情谊。阿果里是一个放眼世界、知书达理的时代先行者。近十年来他又以不同的身份访华两次。当然，这期间他也去过欧美一些国家。经过多方面的观察与比较，他对今日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达到了理性的高度，这一点在他为三十七

年前的《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玉麦尔·敏卓吉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华非常客观、友好的书《中国，世纪的挑战》所写的序言中得到了再好不过的说明：“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关于现代化中国前进的丰富的信息，而且还等于向公民们、政治家们和国家领导者们发出了关于同这个巨人进行最密切合作的一封信，中国走向进步的步伐使欧洲连同美国一起感到惊奇。B.克林顿没有白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着现在的轨道继续增长，那她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接受这一想法，因为他们比美国的总统们高大，那当然是叉着双腿骑在山上了！”

阿果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的儿子，伟大的作家，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阿两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他的许多精品佳作将来一定会更多、更快、更好地介绍到中国来，中国读者一定会像喜欢《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那样喜爱它们、珍藏它们……

郑恩波

2008年11月底于寒舍“山鹰巢”

主要人物表

居辽·卡姆贝里：文化部图书处处长，后任文化艺术处处长，甚是风光。因种种“精彩表演”和“杰出业绩”而衰落下去，被传为笑柄。

阿蒂拉：居辽之妻。

戴木克：居辽领导下的干部，因笔杆子硬且又为人忠厚老实，勤勉肯干，成了专门为领导撰写报告、讲话稿的写手，断送了本来很有希望的文学事业。

泽奈柏：戴木克之妻。

塞姆塞丁：原文化艺术处处长，在干部轮换热潮中被打发到偏远的山乡。

阿拉尼特：居辽的下级，看不惯居辽的种种表现，与领导很对立，后被任命为文化艺术处处长，接替了居辽的工作。

亚当·阿达希：作家、剧作家。

科莱奥巴特拉：亚当·阿达希之妻，人民剧院的演员。热烈地爱上了居辽，但遭到居辽友善的拒绝。

米特洛·卡拉巴达奇：文艺评论家。

扎依姆·阿瓦吉：文艺评论家。

巴基里：居辽领导下的干部。

达奇：居辽领导下的干部。

迪奥金：居辽的长子。

巴尔德：居辽的次子。

马克苏迪：居辽的父亲，从来没有到过发罗拉，但居辽到处宣扬他是发罗拉战争中的英雄。

农业社社长

阿布杜拉赫·米拉玉梅利：乡间僧侣。